

大师行动

刘连群

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当时在京剧界如日中天的梅、尚、程、荀“四大名旦”，曾经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一个后生晚辈身上，先后主动上门看望、结识，进而点拨、授艺，热忱相助。大师们这一尊俯就的破格之举，在今天看来也属罕有先例，非比寻常。

那幸运的后生是时年只有十几岁的张君秋。

率先行动的是在业内向以火爆脾气、快人快语著称的尚小云。1936年春，十六岁的张君秋搭王又宸的班社在北京华乐戏院演出，那天唱罢《二进宫》，戏院经理万子和就急急匆匆找他，说尚先生来看你的戏了，要和你见面，我让到柜房等着哪。张君秋赶忙随同前去，尚一见就拉住他的手，热情地向长问短，对在场的张君秋说：“我喜欢这孩子，这孩子挺有出息，让他到我家来吧，我给他说说戏。”后来听说张君秋另有师徒的契约未清，又爽快地表示，就是喜欢这个孩子，愿意为他出戏，不想抢别人的徒弟。尚说到做到，第二天张君秋母子到家里来，先旁听尚小云教别的学生，接着单独学了头二本《虹霓关》及《刺红莲》《琵琶缘》《福寿镜》等剧目。尚小云在第一舞台接演新戏时期，还让张君秋参加了《九曲黄河阵》的演出，师生同台，尚自饰琼霄，张演碧霄。

接下来是梅兰芳。转过年来1937年，张君秋随马连良的扶风社到上海演出。演《玉堂春》一剧，中间在台上忽听场内一阵大乱，观众有的站起来，有的鼓掌叫好，张君秋以为自己演的出了差错，吓得心里直跳，后来定神细看，原来是梅兰芳先生看戏来了。当时正是日伪时期，梅蓄须明志，息影舞台，观众骤见之下，惊喜交加，反响分外热烈。张君秋也很感意外，多年以后回忆“既受感动，又觉紧张，始终心跳不停”，在和马连良对口唱“武家坡”一折的【快板】时，前后竟唱颠倒了一段，马没想到他会唱错，仍按原词唱下去，他没办法接唱，只得把刚唱完的词句，又重

复唱了一遍。戏后，梅到后台看望时，他羞愧得哭了。梅先生百般安慰，说当初自己年轻的时候演戏，听说老前辈来看戏，也心里发慌唱错过，接着还夸奖他哪句唱得好，哪处做得对，使他的情绪缓过过来。这时就有人倡议拜师，梅当场表示同意，约张明天到家里去。又一个意外之喜，让他兴奋得一夜未眠，同时也忧虑举办拜师宴的费用一时筹集不齐。谁知第二天到了梅府，只是磕头行礼，就完成了简单的拜师仪式。在上海期间，每天晚上演出，梅兰芳白天去家里学戏，一连说了《霸王别姬》《宇宙锋》《奇双会》《生死恨》等好几出梅派名剧。

得到程砚秋指教，是四年以后了。1941年冬天，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张君秋正为自己组班谦和社寻师访友，四处奔走，还没有回家。程砚秋不请而来，自报家门，听张君秋讲了组班的事，深表赞成，说：“君秋的艺术，无论台上的功夫，还是台下的人缘，都已经够自己挑班的条件了。不要给别人挂二牌了，应该自己挑班，发挥

自己的特长。”接着又就组班的人选和未来的演出剧目等筹谋划策，并且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几出戏给他说说。临别时又再三叮嘱他到自己家里去，给他说说戏。

程砚秋就这样顶风冒雪，自行来去。后来给张君秋说戏，程砚秋不辞劳苦，倾囊相授，为了说《牧羊山》中的一个“屁股座子”的身段，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示范。在教《红拂传》《窦娥冤》等戏时，讲解的唱法、气口，还强调按自己的嗓音条件去唱，使张君秋不仅学到了程派演唱艺术，而且懂得了扬长避短的道理，懂得要把学来的东西消化为己有。

那一期，程砚秋在青龙桥隐居务农，他在日记中对张君秋学戏多有记述。如1943年3月4日，记“张君秋要《柳迎春》《朱痕记》《金锁记》剧本，排《红拂传》，检出与他为是”，并称“张君秋有希望”，“君秋标榜梅派，亦来学程派，有心人有所辨。此时尚向学，尚为不晚”。（见《程砚秋日记》315页）

最后还要说荀慧生。荀虽然与张君秋同属旦行，但专工有别，荀本工花旦，张是正工青衣，表演艺术各有侧重，为此共有剧目不多，荀没有主动提出为张说戏，但还是给张加工了《十三妹》等剧目，并把自已演出的全部《秦香莲》剧本赠送给他，后来北京京剧团马、谭、张、裘几大主演合作的演出本，就是根据此本改编的。张君秋在《我的艺术道路》一文中说：“荀慧生先生的艺术也是我所崇敬的，虽然他没能将他的代表剧目直接教给我，但他经常观看我的演出，每次演完，当我请他指教时，他总是认真地向我指出哪些不足，应该怎样改正，为此我也颇有收益。”另外，荀慧生还是“四大名旦”中唯一亲自撰写文章，高度评价张君秋的唱腔创造的艺术。

四位大师和一员青年才俊，前者识才、爱才、助才，后者博采众长，执著进取，最终不负众望，独树一帜，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张派艺术。

张君秋的成功，确如荀慧生在文章中所说，“主观则在于个人，既有优越的天赋条件，又肯于虚心求教，刻苦钻研”。王瑶卿说过，唱旦角的讲究两个基本条件，一是有一个好的扮相，二是一副好嗓子，而张君秋正好具备这两个条件。但他自幼家境贫寒，早年学戏也曾备尝艰辛，这是旧社会穷苦人家的孩子包括后来的名角们都经受过的发展历程，他的幸运是在成才的关键时刻，得遇大师扶植，而且是四位大师接力的指授！这一行动，留下的不仅是一段梨园佳话，还彰显了老一辈戏曲艺术家注重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，后者在日新月异的新的时代尤为珍贵。

曾经就读的医学院，资格老，名头大。创立近百年来，虽数度更名，我还愿意认祖归宗，到处搜罗母校不同时期、不同版本的冠名校徽和纪念章（参见图①），珍藏于书斋。医者讲究“正谊明道”，取自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，是为校训，凡近百年。

同道除了学院名号与学养理念需要合拍，聚集在西医领域的，其实另有行业徽记可做身份认同。这个徽标并非前辈从小见识的“红十字”，而是一杆被灵蛇缠绕的神杖。改革开放之初入学的几批科班生，无缘获得涉及宗教、神话和史诗方面的西医通识，患者被物化为需要修理的元件，医疗技术被归入与电工、钳工同类的手艺活计。大批从医专初训毕业的熟练开刀匠，笃信十指之下手下到病除。手艺崇拜极易偏离诊疗核心，即对生命的完整理解与尊重。缺乏生命敬畏的执业行为，一不走神就会滑向过度治疗，成为医源性次生伤害的重要诱因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上海第一医学院有几个特别强大的专业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的合作中心。我们这批新科研究生，终于有机会接近医学思想的关键原核，方才发现“盘蛇神杖”标识，频繁出现在WHO的官方出版物上，彻底颠覆医学生仅辨“红十字”的幼稚园认知。不得不承认，我自己恰恰就是前期流水线上刚刚装配出笼的文化次品之一。

晚清以降半个世纪，在敬畏生命的共识下，我国本土的现代医学前辈们，不但完成西医体系的建制化，而且于1915年成立中华医学会，一直沿用“盘蛇神杖”作为会标三十余年。中断逾30年后，上海第一医学院率先将蛇杖融入校庆纪念章，重拾西医的人文精髓。在这里，神杖代表着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尽力而为，盘蛇则强调敬畏生命顺其自然。鉴于人类社会仍处于医学仅能有限作为的无奈阶段，所以，以尽人事为特征的“红十字”层面，以及既尽人事、又敬天意的蛇杖哲学，综合代表了当今社会面对生命救援的理性原则。或者说，只有既抗争又妥协，才能达成人与自然共生共赢的次优局面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医领头示范之后，其他医学院群起效仿，纷纷将“盘蛇神杖”融入校徽。这次集体行动并非形式做秀，而是培育西医人才、实施临床救治的共同宣言，合理继承与适度引进多元化思想成果，为接轨现代医学倡导的生物、心理和社会适应模式，做好了铺垫。和“与天斗”的豪情达成和解，称其为医学界的思想解放与改革自救，未尝不可。

2019年秋，我鬼使神差一般，来到土耳其西南部爱琴海沿岸的东罗马帝国遗址艾菲索斯（Ephesus），朝拜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医学神徽本尊。考古证据显示，艾菲索斯遗址的信史，可上溯到公元前1000年，先后沐浴古希腊、古罗马以降的文明辉煌。一般而言，来访此地的游客，大都冲着亚底米神庙、塞尔苏斯图书馆等宏大建筑，亲临现场感受女神阿耳忒弥斯和圣母玛利亚的故事而来。而我却是为了追寻学生时代的梦想，直奔“盘蛇神杖”一睹真容。

一路上，古罗马建筑遗址的魅力，浓缩在巨石垒起的人工奇迹中。虽然历经天灾与战火，但数千年前的壮丽繁华，不难以残垣断壁为背景，迅速还原画面。就连被后世不断提炼的神话，也跟着平

医学神徽中的生命共识

方益昉

添些许可信的成分。在通向艾菲索斯港口、圣庙和图书馆的干道两旁，布满立体雕塑与巨幅壁画，稍稍熟知西方典故，即可判断此处的人物事迹，均为有序铺展，期待后世弘扬。

神徽终于显现。在四面雕琢的矩形石柱上，古希腊神话中隐喻精灵、狡猾与蜕变、重生的蛇形符号，显然是作品的主角（图②）。平心而论，在精品迭出的艾菲索斯，“盘蛇神杖”远称不上光彩夺目，但神杖被其牢牢裹挟的特征，倒是真切切切。也许，蛇与杖的魔力权重，应该在雕塑比例中有所暗示。与隔壁祥和的医神牧羊对照起来，生死相搏的胜败，尽在天命掌控之中。有了这方巨石为据，并在圣母玛丽亚的光环下，后人不断演绎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（Asclepius）与蛇搭档，拯救生灵的无敌功夫，神话雕塑也就渐渐赢得信众，最终升华为行业信仰。

以拯救生灵、性命相托为隐喻的盘蛇，在艾菲索斯遗址并非孤例。游客稀少规模宏大的2号民居整体发掘现场，是艾菲索斯刚刚开放的展厅，很少被各种游览攻略提及，却意外成为我的最爱。原来，与医神相伴下凡，药神也在此落地千年，灵蛇除了缠绕神杖，还在药罐上显现，两厢行医施药，从一开始就搭伙行善。这幅残留的普通民居室内大理石装饰画，千年之后神采依旧熠熠生辉。

告别艾菲索斯的次日，按计划游览安塔利亚（Antalya）博物馆，这里陈列着更加早期的佩吉（Perge）遗址人物雕塑群。在众神排列的大厅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伟大的阿斯克勒庇俄斯，只不过过时的医神还仅握杆，灵蛇尚未缠绕神杖（图③）。古人是否早有暗示，与天斗仅为源自人性本能的初级冲动。只有经历了世事的万般磨炼，人与自然平衡的认知才会逐渐萌芽，只不过最初的忠告是以神话形式传世。流传至今的医神外形与内涵，则整合了人类对医学和生命的全部理解认识，步步升华，渐入佳境。

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医神也不是一日成型的。



笔会

草原上的奶茶，我的生命之茶

查干

游子远离故乡，就易生乡愁。梦见故乡哪怕是一缕炊烟，也会动容也会两眼满含泪水。离别的时间越长，乡愁就越加浓郁。犹如醇酿，一饮便醉。

我的故乡，在马鸣惊月的内蒙古高原。内蒙古高原上的辽阔草原，有它独特的品格与风光。风是清爽的，含有雪的品质。云是洁白的，间有羊群的缩影。草，翠绿而鲜嫩，散发乳香的香味。犬吠声传得很高，也很远。在夜深人静给人的感觉，仿佛它是从星星那里传来的。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，是它的辽阔和苍茫。目力所及，天地相连，只有水蒸气的绰绰踪影，才能衬托出它的苍茫轮廓。

人在童年，对故乡的一切，一般都是熟视无睹，因为近在咫尺，不怎么放在心上。然而，一旦远离，就会有撕心裂肺的思念和追怀在心头波动。譬如——我对飘香的奶茶。

奶茶，是草原人的生命之茶，一时也离不开它。蒙古族女人，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放牛挤吮母乳，而后开始挤奶。挤奶完毕，接着就是熬制奶茶。茶是老青砖，奶是刚刚挤来的鲜奶。老青砖，在茶的分类里属于黑茶（也有红茶），又叫边销茶。是由比较老的茶梗和茶叶茎发酵压块而成，属于茶叶里的废品。因它有消解油腻、促进消化的功效，所以比较适合常用肉食的原牧区。一般青砖奶茶，采取用锅熬制的方法：用纱布将茶包放入锅内，煮。当茶色变黑红之后，将纱布捞出，再加盐、奶。饮用时再

加炒米、黄油即可。其间，主妇用小碗口大的铜勺，不断地沸扬，大概用到十分钟时间。动作具有节奏感，很美。不轻亦不重，不溅出水花，就像跳水运动员鱼贯入水。一直到茶乳交融，飘出浓浓的乳茶香味为止。那种香味，是十分诱人的，是很特别的那一种。本来水、米、盐、茶、黄油，各有各的香味。它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，所散发出来的，就是奇香或者说天香了。

奶茶，是牧人至爱。所以有“宁可三日无粮，不可一日无茶”之说。

想来草原原品奶茶者，我劝他最好选择八月。你可以端坐在蒙古包里，就着油炸果子、奶豆腐，再放一些纯正的奶茶在茶碗里，或削几片手扒肉慢慢地嚼。如斯，你就是真正的草原人了。一边喝着奶茶，一边从包房门里望过去，包门外是一望无际的绿草地，一直延伸到天地相合之处。而广布在这里那里的牛群和羊群，像是镶嵌在绿色毡毯上的活动图案，别具一番意韵。

小牛犊长长的拴绳下，长着各样的野野花，逗得小牛犊忘情地哞叫。硕大的牧羊犬（草原狼），安静地卧在羊圈边，不忘警惕地瞭望。它是牧人最可信赖的朋友。一只牧羊犬，不弃不离地为主人家终生守护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从没有听说过，谁家牧羊犬离家出走而不归的。我观察过它们在夜里的行为，可以肯定，没有一只沉沉入睡而失去了防备心的。也就是说，它们是在半睡半醒状态中熬过一夜又

一夜。只有闻到女主人的奶茶开始飘香，才放心大胆地昏昏入睡。像一位星夜带刀的卫士，换岗之后才抱刀而寐。

奶茶飘香，在草原上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内容，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。然而，当你远离家乡，闻不到那种与生俱来的香味时，你就会感觉到心里的惶惶然。而后，茫然地去追寻那个场景，点击出最有典型意义的那一段来，反复放映于心灵的屏幕之上。这就叫，甜蜜的乡愁。关于奶茶飘香的往事，我有两段记忆可与诸君述说：

第一件事，发生在北国边陲的杜尔伯特草原。那时，北国边陲不大安宁，常有擦枪走火的事件发生。我被派去一个边防连队采风，因为时间已晚，就先住进一户牧民家里。家里的老额吉，一头白发，满脸慈祥，待我就像远归的儿子。对我笑着，话语间总带有霍若嘿、霍若嘿（蒙古语，可怜的意思）的感叹词。这只是一句语气，其中含有亲昵怜悯之意。

骑一天的马，浑身骨头散了架似的，刚到掌灯时分，我倒头便睡。在夜深人静，我醒来被一股浓浓的奶茶香熏醒。以为天已大亮，一骨碌翻身坐起，睁眼一看，额吉的炉火燃烧得正旺，一锅的奶茶在那里沸着，她不断地用铜勺在沸扬，一心专注于无他顾。在朦胧的炉火微光下，我猛然觉得，她像是菩萨，眉宇间含有无尽的慈悲和些许的不安。

我轻声问额吉，半夜里为谁在煮茶？她唤了一声说，霍若嘿，夜这么

寒冷，雪这么大，孩子们不知走到了哪里？该回来喝一口热茶暖暖身子的时候了呀！噢，她说孩子们，一定是指雪夜巡逻的那些边防战士无疑。我猛然醒悟。少顷，她放下手中的铜勺，握着膝盖缓慢地站起来，走出包门去，往北方搭手瞭望。显然，她眉宇间的不安，被风雪不断地扩大着。

是，她就是我们草原上的菩萨。

后来，我写了一首短诗《奶茶飘香》（1972年11月），大概发表在1973年的《内蒙古日报》上。青年画家胡钧先生配有一图：一顶蒙古包在风雪中独立，套那（蒙古包上方的天窗）里升起一股青色炊烟，包门里透出的菊黄色灯光，显得十分微弱。一位老额吉，着一身紫褐色蒙古袍，左手扣着纽扣，右手搭凉棚远眺。一条牧羊犬，仰起脖子看着主人。它，似乎读到了主人心中的不安和期待。

嗣后就有飘香的奶茶、乳香飘之类的文字频频出现。朋友们调侃，说我是打造“奶茶飘香”一词的第一人。对此我不敢据为独有。然而，这首诗产生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，倒是不假。

另一件发生在1963年的年初。那一年，我和我们旗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云生旺、我的下届班同学葛根雅一起，被下放到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白音乌拉大队劳动锻炼一年。这是那个时候执行的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的一种制度，一年一轮换。

白音红格尔草原宁静如梦，秋风如期而至。生产大队要我们到一个冬营盘，搭板打墙，打出一个羊圈来。

盛颜（国画）贾宝锋

